

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内蒙古出版集团和内蒙古画报社承办的《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内蒙古民生记忆图片展》，前不久在内蒙古美术馆展出。展览以时间为经线，以百姓生活变迁为纬线，展现了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以来在民生领域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讴歌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内蒙古自治区民生事业取得的显著成就。

聚焦民生福祉 记录幸福生活

——《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内蒙古民生记忆图片展》观后

◎周琦



展览贴近百姓生活的点滴，娓娓道来，历史感强，展示了百姓身边衣、食、住、行、用、文、教、卫、娱等方面的巨大变化。从建国初期简易的锅碗瓢盆等日常生活用品，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成为人们的青睐，再到八十年代电视机、洗衣机、冰箱进入寻常百姓家，发展到现在小汽车、智能手机、电脑的普及运用，从粗茶淡饭到温饱富足，从简陋的平房到宽敞明亮舒适的现代化住宅楼……展览全景式地展现了老百姓的生活由贫困、温饱逐步走向富裕、小康的发展历程。



展览以点带面，撷取一个家庭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全家福照片，成为千千万万家庭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历史缩影。展览由小切口折射大社会，将一张张承载着历史记忆的图片串联起来，从而铺就了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以来百姓生活的画卷。驻足在一幅幅图片面前，让人流连忘返，思绪万千，通过历史镜头的对比，让人们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展览紧跟国家“五年规划”执行情况，择其要义进行呈现，增强了厚重感。展览涵盖内蒙古自治区从成立伊始，到今天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从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实施，延伸到今天“十四五”规划精彩收官，展板上依次呈现了14个“五年规划”期内，内蒙古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下方同步对应民生领域不断发展进步情况，分条缕析，简洁明了，让各个年龄段的观众都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又回到往昔岁月。展览通过社会的大视角，映衬民生的大变化，让人们从中深切感悟到内蒙古自治区的发展，始终与国家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国家的繁荣富强，就没有内蒙古自治区各族人民今天的幸福安康。

展览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多维度展示，时代感强。展览没有局限在传统的静态图片展示，而是结合当前新技术，设置了“时代记忆深度浏览区”，通过动态电子相册，观众可以寻找到自己曾经的岁月场景，重温时光的印记。同时还设置了AI智能拍照，通过选择不同时期的背景、服饰和场景，现场进行实拍上传，经时空转换，将观众置于不同地域场景中，形成别样的景致，激起观众对往事的美好回忆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展览还特别收集了不同年代的老式收音机、电视机、固定电话、台灯、缝纫机等家庭生活“旧物件”，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和对流逝岁月的深情眷恋。展览通过科技赋能，让人们为国家科技的飞跃进步和内蒙古自治区的繁荣发展与民生的巨大变迁，感到由衷的欣慰和赞叹。

《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内蒙古民生记忆图片展》为我们呈现了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以来，民生事业的巨大进步。通过观展，让人们为内蒙古自治区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感到无比骄傲；抚今追昔，让人们更加深切地领悟到，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今天百姓的幸福生活。



咸中回甘

——读刘震云《咸的玩笑》

◎周广玲

时隔四年，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刘震云推出新作《咸的玩笑》，引发文坛关注。这部小说延续了作者一贯的幽默风格，讲述了一位普通中学教师杜太白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

与作者早期作品相比，《咸的玩笑》呈现出明显的叙事转向。小说不再局限于对现实社会的冷峻剖析，而是将目光投向普通人在生活重压下的精神韧性。作品通过荒诞而苦涩的故事情节，展现了平凡人身上迸发出的惊人生命力。这种创作视角的转变，既体现了刘震云个人创作风格的演进，也表达了对当代普通人精神世界的深刻理解和敬意。

刘震云的幽默风格一直是他作品的鲜明特色，但其内涵经历了明显的变化。在早期作品《一地鸡毛》和《塔铺》中，他的幽默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直指体制的荒诞和人性的困境，笑声背后往往带着无奈与苦涩。而到了《咸的玩笑》，这种幽默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带有距离感的“冷幽默”转变为充满理解的“暖幽默”。

这种“暖幽默”并非对苦难的轻描淡写，而是改变了看待苦难的态度。书中杜太白用主持红白喜事的经验化解街头纠纷，爱打听隐私的老辛把自己的好奇心包装成“忧国忧民”的使命，这些情节引发的笑声不再是居高临下的嘲讽，而是感同身受的会心一笑。这反映了作者叙事立场的转变：从社会现象的批判者转变为普通人的理解者。他不再满足于对社会问题的诊断，而是深入生活底层，发掘人性中的闪光点。这种悲悯具有建设性，不仅揭示伤痕，更关注生命自我修复的力量。作品营造的“笑中带泪”的氛围最终达成情感的升华，让读者在合上书本时感受到的不是绝望，而是被理解的温暖。

书名中的“咸”字是全书的核心意象和哲学支点。它直指指向泪水与汗水的味道，是在生存压力下最本能的味觉体验。小说结尾处，杜太白尝到自己的眼泪是咸的，这个细节完成了对个体命运苦涩程度的最终确认。但刘震云的写作意图显然不止于呈现苦难。他通过“咸”这个意象构建了一个深刻的隐喻：生活就像一个巨大的蒸发皿，其中苦涩的水分（苦难与压力）终将蒸发，而留在皿壁上的，是晶莹的结晶——盐。

这个隐喻具有关键意义。“咸”由此从一个单纯的苦难象征，转变为充满辩证意味的存在。它既是外部压力留下的痕迹，也是生命内在活力的证明。作者借此表达了一个重要观点：生活的意义或许不在于逃避苦涩，而在于如何通过自身经历和思考，将这些不可避免的滋味转化为有价值的东西。就像海水不能直接饮用，但蒸发后留下的盐却是珍贵的调味品。小说中的人物，正是在品尝各自生活的苦涩后，或沉默隐忍，或保持热情，最终都形成了独特的生命结晶。这种结晶，就是人性中最可贵的韧性。

《咸的玩笑》展现了一种独特的韧性，这种韧性并非英雄主义的壮烈，而是扎根于平凡市井生活的坚韧力量。刘震云用温暖的笔触，刻画了一群闪烁着独特光芒的小人物。与《一地鸡毛》中精神逐渐黯淡的形象不同，这些人物在物质困境中依然保持着精神世界的丰富与活力。

杜太白是这种韧性的典型代表。他的职业变迁看似是妥协与落魄，实则体现了一种底层生存智慧下的主动调整与精神成长。围绕他的配角们同样散发着温暖的光芒：痴迷于研究兵马俑的裁缝老殷，其专注已超越了功利目的，达到了匠人与梦想家的统一；自称“第欧根尼”的冥想馆主申时行，用看似荒诞的方式执着地追求着古典精神生活；卖糖葫芦却心怀天下的老辛，在平凡生活中构建着自己独特的精神世界。这些特质常常被主流价值观忽视，甚至被视为“古怪”或“无用”，但刘震云敏锐地指出，正是这些散落在生活角落的执着与热爱，成为抵抗生命同质化与虚无感的珍贵力量。这些微小光芒的相互映照，构成了市井生活中一条温暖的精神星河，也为生存的韧性提供了最真实、最丰富的滋养。

小说通过“死扣”与“活扣”这一对生动的比喻，深刻揭示了韧性的本质。当杜太白遭遇突如其来的打击，陷入众人误解的困境时，他的生活就像被系上了一个“死扣”，越是挣扎，束缚得越紧。这种状态生动展现了人生中那些看似无解的困境。而韧性则体现在系上“活扣”的智慧上。这看似无解的困境，而韧性则体现在系上“活扣”的智慧上。正如刘震云在书中所写：“面对生活的玩笑，我们要给时间一点时间，因为时间唯一相信的，就是变化本身。”这种智慧在杜太白每次跌倒后的自我调整中，在他被磨平的棱角处焕发的适应力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它让人在承受重压时，仍能保持呼吸和前行的空间。

小说最终在生活的死结处，系上了一个充满理解与释怀的“活扣”。这不仅是主人公应对命运的方式，更是刘震云向读者传递的生存哲学：真正的勇气或许不在于硬碰硬的对抗，而在于在起伏中坚守认真生活的节奏，不敷衍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咸的玩笑》展现了刘震云成熟的叙事技巧。小说中贯穿始终的“咸”味，最终没有陷入虚无，而是升华为对尊严、爱与坚持的思考。这部作品标志着刘震云创作的新阶段：对小人物世界的刻画，从对外部环境的批判性描写，转向对内心世界的深入探索。

小说结尾写道：“世界各地，不同的街道上，街上走着的每个人，内心都有伤痕，大家都辛苦了。”这句话体现了作品的宽广胸怀。这不是一部歌颂成功的作品，而是对普通人的温暖慰藉。《咸的玩笑》告诉我们，韧性并非遥不可及，它就存在于我们面对生活苦涩时的坚持、对生活的热爱，以及留给自己的希望之中。生活或许是咸的，但认真活过、爱过、坚持过的生命，终能获得回甘。这是刘震云在《咸的玩笑》中，为我们这个时代谱写的一曲关于生存韧性的温暖诗篇。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黄河为弦 漫瀚为韵

——诗集《漫瀚流韵》读后

◎马小江

在黄河“几字弯”的臂弯中，准格尔旗汇集了黄河文化的雄浑、长城文化的厚重、草原的辽阔与农耕文明的温润。内蒙古锡伯族诗人何贵军历时26载创作的诗集《漫瀚流韵》，以黄河为主线串联五卷篇章，用中华新韵将这片土地的自然风光、历史变迁与时代新貌凝于笔端。这部跻身“准格尔精品文库”的作品，既是诗人精神历程的写照，更是地域文化的鲜活载体，在诗歌与漫瀚调的交响中，完成对一方水土的深情礼赞与文化传承。

黄河为轴：地域叙事的时空建构

《漫瀚流韵》以黄河为核心叙事轴，构建了跨越时空的地域文化坐标系。全书五卷从“黄河孕育中华”到“黄河两岸漫瀚歌”，由宏观至微观、历史至现实，层层递进地展开准格尔旗的文化图谱，形成“河一城一人一文”四位一体的叙事结构。这并非简单的地理铺陈，而是对地域文化内在逻辑的艺术重构。

空间上，诗集以黄河为纽带，串联长城、草原、城镇等地理标识，展现准格尔旗“鸡鸣三省”的区位优势与文化交融特质。“长城握手大河宽”捕捉了黄河与长城交汇的地理奇观，既写“秦魏长城横山脊，黄河九曲绕边城”的壮阔，更诠释长城坚守与黄河包容所塑造的兼容并蓄的文化品格。“大河穿越草原怀”则描绘草原与河流相拥的灵动画面，彰显农耕与草原文明共生共荣的和谐图景。地理空间由此转化为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空间。

时间上，诗集覆盖1999年至2025年的26载光阴，成为记录准格尔旗变迁的“诗史”。黄河既是永恒的自然存在，也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从“走西口”时期“木轱辘牛车渡险滩”的艰辛，到如今“千亿实力旗区”的繁华；从“河曲渡口舟楫忙”的生计图景，到“沿黄公路通四方”的发展新貌，诗歌以细腻笔触勾勒时代转型。这种时间跨度赋予作品历史纵深感，使地域叙事成为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精神纽带。

诗韵为骨：中华新韵的艺术表达

《漫瀚流韵》全部采用中华新韵创作，既坚守传统诗学精神，又融入现代审美意趣，实现古典韵律与当代生活的契合。中华新韵的采用降低

了古典诗词的阅读门槛，并使诗歌韵律与漫瀚调唱腔形成天然呼应，体现“诗乐同源”的艺术智慧。

语言上，诗集兼具豪放与婉约之美。写自然风光时意境阔大，词汇刚健，如“黄河怒涛卷黄沙，奔腾万里向天涯”；刻画人文风情时则笔触细腻温婉，如“酸粥香里乡愁暖，碗挖筋道忆平生”，以饮食文化切入“走西口”后裔的家国情怀。诗人还吸收方言与民间语汇，使作品既有古典韵律美，又具乡土气息与生活质感。

表现手法上，诗集娴熟运用比兴、对仗、虚实结合等传统技法。“长城如弦何如箭，射穿岁月千万年”，以比喻将地理景观具象化，暗喻文化穿透力；“昔日古渡人迹少，今朝新城灯火明”，通过今昔对比凸显时代巨变。诗人选取黄河、长城、草原、漫瀚调、酸粥等意象，形成独特的“准格尔意象群”，成为地域文化的符号化呈现与情感载体。

文化为魂：漫瀚流韵的精神传承

《漫瀚流韵》的深层价值在于对地域文化的系统梳理与精神传承。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漫瀚调，是贯穿全书的文化灵魂。这种“诗乐共生”的表达，让地域文化传承变得立体鲜活。

漫瀚调“蒙古短调为皮，汉语歌词为馅”的艺术特质，与准格尔旗文化交融历史高度契合。诗集“黄河两岸漫瀚歌”一章，既是对非遗的诗意诠释，也是对民族融合精神的赞颂。诗人将漫瀚调节奏与文化内涵融入诗歌，使作品宛如可歌可咏的“书面漫瀚调”。新书首发式上诗歌与漫瀚调演唱的结合，更实现“诗”与“乐”的现场共振，让地域文化在艺术碰撞中焕发新机。

诗集还深度挖掘“走西口”精神与民族团结内核。准格尔旗作为“走西口”重要驿站，见证了汉蒙人民“吃惯了羊肉嚼惯了醋，各族人民相好一搭搭住”的和谐共生。诗人既歌颂先辈“扶老携幼闯天涯”的坚韧，也赞美新时代各族人民“同心筑梦向未来”的风貌，通过李氏祠堂、纳林地毯厂等具体片段，诠释地域文化中“和合共生”的核心，呼应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宏大主题。同时，诗集通过对地域资源禀赋与发展成就的讴歌，完成对时代精神的艺术表达。无论是“黑

岱沟煤矿映朝晖”的工业图景，还是“十二连城草萋萋”的农业新貌；无论是“漫瀚调唱响中华艺术坛”的文化自信，还是“蒙古马精神代代传”的奋进力量，诗人都将地域发展置于黄河文化与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凸显传统文脉与现代文明的共生共荣。

诗心为鉴：地域书写的当代意义

在全球化语境下，《漫瀚流韵》为地域文化的当代转化提供了宝贵经验，彰显独特价值。

对地域文化而言，诗集既是“保存”也是“激活”。诗人以诗歌为载体，系统梳理准格尔旗的自然景观、历史文脉、民俗风情与时代成就，将口耳相传的文化记忆转化为文字经典。通过中华新韵的运用与现代传播方式的结合，让古老文化突破时空限制。新书首发式上诗歌、演唱、对谈的多元形式，使地域文化从静态文本转化为动态体验，增强了年轻一代的文化认同。

对当代诗歌创作而言，《漫瀚流韵》提供了地域书写的成功范例。诗人坚守“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理念，将个人情感与地域情怀、时代精神相结合，避免了地域书写中常见的猎奇化、符号化倾向。这种“深扎大地”的创作态度，使诗歌既有地域“辨识度”，又具打动人心的“共通性”。诗集对中华新韵的坚守与创新，也为古典诗词的当代发展提供启示——传统韵律需与时代生活结合方能保持生命力。

对文化认同而言，《漫瀚流韵》在个体、地域与民族之间搭建了精神桥梁。锡伯族诗人的身份赋予作品多民族文化交融的视角。诗人以“外来者”的敏锐与“在地者”的热爱，既看到准格尔旗文化的独特性，也洞察其作为中华文化组成部分的普遍性。这种双重视角使诗歌充满地域风情又蕴含家国情怀，在唤起地域认同的同时强化民族文化认同，增强文化自信与凝聚力。

黄河汤汤，岁月流觞；漫瀚声声，文脉绵长。《漫瀚流韵》以黄河为轴、诗韵为骨、文化为魂，完成了一次对地域文化的深情回望与精神接力。26载笔耕，诗人何贵军将个人生命体验融入地域发展历程，让诗歌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个体与民族的精神纽带。在这部作品中，我们既见黄河的雄浑、长城的巍峨，也感受了漫瀚调的悠扬、准格尔人的坚韧；既领略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也体会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